四庫全書

史部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五月甲戌朔賜尚書禮部員外郎任申先進士出身王明清揮麈録靖康初李伯紀薦任申先賜對欽宗問以燕事即批出賜進士出身自是進用按申先靖康初以布衣名入遂補京官未嘗賜出身也

乙亥上初謁太廟時韋懷皇后忌前一日禮官請上服袍履款謁畢還内易忌前之服從之太廟主管内侍八員吏卒一百五十

八人時享以少牢祫享以太牢　承節郎余祐之乞納覃恩所進一官為故祖母顧氏換一孺人封號詔特從所請祐之奉新人生三年併失父母顧氏自誓不嫁鞠育祐之鄉父老上其節行於朝未及封而死

丙子直秘閣知潯州范直方行尚書刑部員外郎　左迪功郎張嵲特改左承事郎嵲光化人熊克小歷云嵲襄陽人也今從曾慥百家詩序　早從陳與義學詩以薦召對遂除秘書省正字嵲入館在七月壬申　德慶軍節度使趙仲温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任便居住南班近屬去屬籍而稱姓前此未有當考故遼彰武軍節度使馬堯俊特贈右武大夫貴州團練使以其子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欽援宗祀赦書有請也欽初乞比附換贈中原官品吏部侍郎晏敦復等言未見干照恐難憑用乞詳酌與贈一近下遥郡名目以慰遠人故有是命

丁丑右迪功郎万俟卨言攝廣州助教成藻並補下州文學言在東都以白衣充大晟府製撰滿歲得官藻朱勔館客嘗為越州司儀曹事以罪廢至是依討論例改

授而言者論朱勔父子為東南之害至今人怨未弭藻為其門客得官入仕則其為人不待論列而可知乃詔藻不許再叙

庚辰吏部員外郎周秘面對上曰自令臣僚轉對甚有所補由此擢用者亦多縱有不當亦不欲責罰恐人不敢論事秘歴城人也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言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情話而無嫌臣之事君亦直言而無隱蓋天叙有典君臣父子皆天也内之事父

外之事君其道一而已矣以唐虞三代之盛當時臣子若無可言者而賡歌之章告戒之辭惴惴然惟恐政治之不克終如曰無若丹朱傲又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荒於酒德哉舜聖人也成王賢君也何至於是以其平居相戒如家人之禮雖或過甚不以為嫌目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昃訪問群臣亹亹不勌凡國疵時病吏蠹民艱二三執政暨臺諫之臣當自悉言之矣又令百官以次面對從容而咨問之尚慮四方之遠不及

聞知乃延見監司郡守兼聽而廣納焉下至州縣一命之微草萊一介之賤賜對於廷殆無虛日是宜明目張膽輸忠竭誠盡言於不諱之朝也議者謂崇飾虛言指摘細故姑為文具者尚多有之至或專事導諛曲相怡悅兾得所欲則私計畢矣還視朝廷無一分顧藉心嗚呼陛下負群臣乎羣臣負陛下乎臣愚欲望陛下因羣臣奏對之際察其似此者而罷黜之但使直臂日聞乃治世之事也李仲所上疏不得其月日因

上諭且附書之更須詳考

命潼川路

轉運司歲織綾十萬匹赴行在為官告度牒之用

辛巳輔臣奏事趙鼎曰昨日得旨擇日降制除防禦使瑗為節度使封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讀臣退而與孟庾沈與求商量皆仰賛陛下為宗廟社稷大慮謹令有司卜今月二十六日吉惟陛下裁擇上曰可與求曰此盛德之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此自古聖賢之所難也臣知天佑陛下子孫千億受歷無疆矣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皇帝故事令未封

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為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為難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跂及也然陛下春秋鼎盛而為宗廟社稷大慮如此臣等是以知神靈扶持子孫千億也此事甚大陛下既已見透臣等更無復措辭不勝幸甚上曰藝祖創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子行下子鞠於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庚曰陛下念藝祖創業之難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能之事也初張

浚之未出使也上嘗以語嘗浚庚與求曰此子天資特
異在宮中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強記鼎先
得旨於行宮門内造書院屋一區欲令就學有司以圖
來上凡建屋十有六間從約也至是書院成上曰只以
書院便為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儒臣為直講翊善悉如
資善故事　左朝奉郎林叔豹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叔
豹請奉祠許之給事中廖剛言臣嘗謂國不可一日無
兵而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被於江淮不知幾

萬數初無儲蓄之備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為之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之於淮南及今閲數秋曾未聞其有補豈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何其效之遲也臣願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軍嘗乏食乃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傳所載不可誣也以此知在主將加意而已夫子儀之事固不可以彊大將然自偏裨而降獨不可勉之以

身率乎陛下誠詔之曰將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朝
廷當加旌賞彼亦必以為榮而胥勸矣此一說也昔漢
之盛時力田者與孝悌同科臣觀比年行兵之賞以功
遷資者動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彼
以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誠行萬頃
且不難得將無不耕之田矣此二說也臣又聞諸葛亮
據武功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
堵軍無私焉今江淮之民流離失業者甚衆頗未有以

安集之耳誠詔之曰假爾種糧復爾賦租雖有士卒不汝侵擾凡主將之可恃如此則彼有轉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此三說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為僥倖之舉與夫覬彼之所為而輙務勝之抑末也臣恐或為所欺反自取困弊耳非計之得也願陛下虛心而加擇焉詔都督行府相度措置　忠訓郎閤門祗候何鮮特遷修武郎赴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二聖賜金帶一裝錢千緡官其家二人鮮灌子也灌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時右僕射張浚

奏遣鮮至雲中見金帥故有是命　都督行府言今日之急莫先財賦若按籍可考則無容失陷自兵火後來成法廢弛州縣凡有移用漕司不能盡察漕司凡有支使戶部不能盡知因致州縣肆為侵隱失陷錢物為害不細欲諸路收支現在錢物今後分上下半年縣具數申州州類具同本州之數申漕司如係常平茶鹽司并提刑司錢物即依此申所隸置籍本司總一路之數作旁通開具聞奏付之戶部考察登虧仍詔守臣通判令

後歲終及替罷并開具管下諸縣并一州收支見在數目申尚書省其初到任即具截日見在依此供申送部亦行置籍以備移用庶幾稍革陷失之弊詔戶部依此行下　左中大夫李訖卒

壬午尚書禮部員外郎任申先試秘書少監監察御史許搏試禮部員外郎　左承議郎陳康伯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康伯初見紹興元年十一月

癸未詔江浙四路共造五車十槳小船五十仍以貼納

鹽袋錢五萬緡為造船之費時已造十三車九車戰艦而言者以為緩急遇敵追襲掩擊須用輕捷舟船相參乃復為之

甲申上諭輔臣曰昨路允廸奏到所記聖語見揚州駐蹕時人才凡冗宜遭變故今行在人才皆可觀趙鼎曰陛下以人才為意中興可復天下幸甚　尚書禮部侍郎唐煇兼權兵部侍郎　殿中侍御史張絢入對面奏諸郡守臣紀交孫恭卲彪王仰馮晉胡紡鄭疆劉無極

八人非才詔並罷時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遣士卒五十餘人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絢遇諸途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方且畀宫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痛草京都侈靡之弊柰何軍中不能上體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為酒肆游觀之美豈獨訓練士卒之時不當勞以無益之役而衆目所覩傳播四方亦非美事此風漸不可長蕉臣近見村民多取花株竹栽市街貨賣若不嚴加止絶亦有棄本逐末之患欲望

特降指揮令體問今日運石因依重加行遣以絶後來仍乞下臨安府令禁止村民貨賣花竹庶幾陛下勤儉之德不待家至戶曉而侈泰之俗一變而為樸素實艱難之先務詔禁止沂中坐罰金沂中罰金在是月庚寅　內侍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黄克柔落致仕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　詔壽國夫人王氏慶國夫人吳氏各增封為六字仍依祿式支破請給二人皆上乳母也　初池州民崔德全不能事母及死罵母不塟其弟德聰潛葬

之德全怒持刃逐德聰德聰奪其槍連刺之乃死有司當德聰處斬憲臣以為情實可矜乃上其事尚書省請梟德全首論德聰絞刑從之 是日張浚至潭州初浚自建康西上而樞密副都承旨沿江制置副使馬擴自武昌召歸乃以為都督行府都統制浚行至醴陵獄犴數百人盡楊太遣為間探者安撫使席益傳致逺縣囚之浚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今既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餒死矣不若早降即赦爾死

數百人驩呼而往浚至長沙賊首黄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誠等屢嘗殺招安吏士猶自疑不安浚遣制置使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賊大驚遂定出降之計

乙酉秘書省正字李彌正轉對面奏見存西北之兵歲久銷減乞令州郡募東南民兵教習以壯國威禦盜賊萬一朝廷有警亦可募以調發上曰朕自知南兵可用向有五百人皆平江人在張俊軍中往往率先犯陣其

不可用者但未教習耳彌正又因口陳大臣進退之易實害治體國朝自祖宗體貌大臣陛下即位以來恩意尤篤上曰祖宗體貌大臣禮意甚厚與庶僚不同此朕家法每奉以周旋如鄭文公雖一國之君進臣不以禮退臣不以道為詩人所譏彌正又陳古者創業中興之君必有謀臣任專責重憂勤逸樂與之終始令人之才雖不敢遠望古人願陛下捨短取長擇忠實可仗者推腹心以任之則事功可見就緒上曰善若無一二腹心

之臣孰與謀議　詔禁銷金翠羽為飾用吏部員外郎姜師仲請也　右朝請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李仲孺知泰州

丙戌左朝奉郎新通判洪州李椿年幹辦諸司審計司椿年既除官再得召見論今日之弊甚大者有三一曰銓選之弊員多闕少二曰食貨之弊錢輕物重三曰所司之弊吏强官弱吏部有銓試盖所以汰其不才者也不才者往往多作緣故以幸免之臣愚以謂稍清入仕

之流莫如除免試之令應初到部之人試而後得調試而不中亦不得調殿一年而再試於格合免試者只許陞名次或占射差遣雖貴如宗室戚里公卿子弟亦不得免焉不由試選者雖殘零及破格闕亦不得注應未試者不許堂除及舉辟差遣其免試已授差遣者竢到部合試而所謂試者必嚴為法而遴選之如此則有甄別而不至於太冗矣員多闕少非所患也物重謂何耕植者寡而無以生之故也錢輕謂何費用者廣而無以

藏之故也井田之法壞而游手者衆其已久矣加以軍興天下之民死於賊者十之八九幸而存者不入於兵則入於浮屠捨其常產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是以物艱而重也錢之行世也方其平時取有常制用有常度不藏於公帑必藏於私家矣及乎軍興轉餉之資賞錫之給軍器之費取之百端用之百出隨斂而隨散之私家公帑皆不得其藏矣是以錢易而輕也臣愚以謂今日討賊戡亂兵不可去汰其無能者可也兵不貴多貴乎

精況無能之兵本吾農也方今淮甸荒地千里莫適為主少貸而予之耕植則彼得所處而吾去冗食之蠹矣度牒勿鬻可也或曰朝廷鬻度牒歲得錢數百萬軍儲是賴奈何罷之乎臣應之曰度牒所得之錢非由天降非由地出不過斂於民間而已夫欲斂於民間盍亦以我所有易彼所無變而通之低昂在我胡為不得何至以度牒為斂而因以失吾農哉汰去冗兵罷鬻度牒而又盡變通之利制低昂之權然則物重錢輕非所患也

所謂吏强官弱者非吏撓權之罪官不知法之罪也明乎法則曲直輕重在我而已吏豈得而欺乎今之士大夫以為法家者流而莫之學也在今初入官人有銓試銓試有斷案蓋慮其不知法也然銓試者或亦以緣故而免試斷案者亦非素習不過臨時轉相傳寫而已求其明法十百中無一焉法既不明臨民遇事不能自决吏始得以弄法而欺之曲直輕重惟吏所為强弱之形於此可見臣愚以謂欲官皆知法而吏不得以欺莫如

嚴銓試之法禁傳寫之弊應入官人必由銓試試者必以斷案不以斷案者不考考而不入等者不得調如是則在官者皆知以法繩吏矣吏强官弱非所患也臣究觀今日之弊無大於此三者望陛下斷而行之以幸天下椿年又口奏度牒事以為今一歲所鬻不下萬數是歲失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道也昔越之報吳男女不以時嫁娶父母有罰生男女者有賞今則反是上首肯之乃下其章命吏戸部同措置然軍事

方仰給卒不能止也日歷今年五月丙申吏部侍郎晏敦復等申明京朝官西北流寓無差遣不縁罪犯未能到部見年二十五歲已上之人並許差嶽廟一次亦恐與此不許免試陳請相妨當考

左奉議郎劉長源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長源成都人以薦對而有是命

故追復顯謨閣待制李景直吏與致仕恩澤一名景直嘗為工部侍郎崇寧末應詔上書論時事坐奪官流新州而死靖康初録其子至是其家有請特許之

詔中書舍人胡寅論使事辭旨剴切詳明深得論思之體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既用尚書右

僕射張浚議遣問安使何蘚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茍歲月九年於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虧喪多矣所幸陛下智勇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劉豫再安國步漸圖興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効

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枝梧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寔係此時今乃蹈庸臣之轍跡已失之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或謂不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

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豪長貼服國勢奠安形於章奏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刼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茍曰姑為是耳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為之事也茍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

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敵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

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為義

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

和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可不據孔子之論而决此策

乎茍為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尊而稱臣於外國則宰輔

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數萬

衆駐兵泗水之上願陛下面相結約歃血而退不知陛

下何以待之陛下試加採擇或合聖意即以此儺當復

無可通和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疏奏上嘉納命宰相趙鼎召至都堂諭旨仍賜詔奬諭寅又上表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違正論拂公心以行其邪說雖當時不悟及事已敗世已陵遲然後悔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託大有為之說大有為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元勳舊德皆以祖宗舊法不可變改安石斥之為流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為者乃所以名亂其所謂流俗者

皆賢才也使神祖照之於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尚有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繼志述事者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以新法害民蔡京名之為謗訕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乃所以遂其私意其所謂謗訕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於陳瓘論列之時而退蔡京復元祐則尚有宣靖之禍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入非出於非則入是理不並立人無兩

存此人材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所由判自古如此豈惟今哉女真入犯以來和戰兩議肇於孝慈在位之日兩議不决馴致北狩自今觀之其不可與和亦易見也而和議之說不息非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劉豫和之一字寔懐二心以國與人亦所不恤豈不過甚矣哉原其所本起於耿南仲昌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為之論蔡京繼志述事之說而尊主庇民疾讎殄惡不欲和者亦猶司馬光不以王安石為然陳瓘不以蔡京

為是八年於此正論不勝監覩前事識者憂之尚賴陛
下險阻備嘗照知情偽於和議事皆已試用了無功效
此策不足中興斷自宸衷舍非從是遂嚴降詔旨罪狀
反叛聲罪致討一振國威豈於女真尚肯通使臣姿稟
素愚誤以文字上簡聖知擢置綸闈仍使獻納適覩何
蘚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遂
具陳奏陛下憲天聰明灼見忠志曲賜褒諭以來衆言
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耻復讎之意用賢才修

政事屬兵選將駸駸北向以為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獨微臣忝竊恩詔以為今日美談而已　戸部奏諸路殘破州縣守令勸民墾田及拋荒殿最格其法墾田增及一分郡守陞三季名次累及九分遷一官虧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九分鐫一官縣令差減之縣具墾闢實數月申州州季申監司增虧十分者取旨賞罰

丁亥尚書右司員外郎周綱直寶文閣知婺州從所請

也

戊子左朝請大夫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司參議官陳子卿主管台州崇道觀右承奉郎李若虛充湖北襄陽府路制置司參謀官（若虛已見）時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轉對論幕官之賢否繫將帥之成敗選用賔佐不可不慎今三四大帥統重兵於外能懷忠赤共濟艱難固無盧從史之事矣獨未知賔佐皆如孔戡否也近時文士鄙薄武人過甚指其僚屬無賢不肖謂之從軍雖有賢

如戲者往往未必屑就文武一道也何至如是之區別哉欲望陛下遴選老成練達之士往佐諸將稍優禮秩以寵其行遲以歲月不見闕遺擢居清要以示激勸使之身在幕府心係朝廷出有裨賛之益入有榮進之望上可以鞏固王室下可以保全功臣非小補也惟陛下留神幸甚李仲此奏不得其年月今且附此俟考

己丑參知政事兼權樞密院事提領措置財用孟庾進知樞密院事時右僕射張浚往江上視師庾之除浚初

不與乃上疏言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矣上以手劄諭之　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忞知衡州景福殿使宣州觀察使黄晃落致仕除入内内侍省都知晃在蜀中屢召而未至也　文林郎許聰贈宣教郎官一子聰知楚州録事參軍為金所殺故録之

庚寅趙鼎奏事因言李沆作相時每奏祥瑞須雜以水旱蝗文字進呈憂國愛民之心如此上曰王旦賢相也東封時都無一言如天書降殆難考驗但朝廷内外

得人四民安業則為上瑞

辛卯左從政郎嚴州壽昌縣令臧梓特改合入官令再任以兩浙轉運司奏其治狀有實也上曰若得賢令尹如此一方皆受惠趙鼎曰一縣生靈數十萬縣令得人則人人安業上曰然朕區擇監司守令政欲安百姓也

事祖在四月乙卯

壬辰詔張浚視師江上令延日久可召還行在令學士院降詔　左從事郎新福州州學教授黃衡特改左宣

教郎以薦對也尋以衡為秘書省正字　左朝請郎魏
良臣主管台州崇道觀　詔諸路沿海州縣應有海船
人户以五家為一保不許透漏海舟出界犯者籍其資
同保人减一等時金齊於沿海諸州置通物場以市南
物之可為戎器者商人往者甚衆多自平江之黄魚垜
頭易水手以去故譏察之
乙未監察御史謝祖信守殿中侍御史時方治紹聖大
臣誣謗之罪而祖信與章惇家連姻上面諭以朕排浮

議而用卿祖信頓首謝上語以令年九月丁亥祖信乞罷御史劄子修入故

寶文閣待制馬默加贈二官為少傅以其子直祕閣純言默係元祐從官首先入籍之人故也默單州人元祐戶部侍郎黨籍

待制已上第七人單州居住

丙申太常丞莊必彊言自廵幸以來祠祭所須惟責辦於駐蹕州郡故酒取於沽脯求於市肆非所以交神明

乞自令幣帛下左藏取撥其他禮神之物並令戶部計一歲之直下臨安府委通判專掌無得賒舉於民從之

秘閣修撰新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司公事劉寧止
陞右文殿修撰趣之鎮寧止言本府控扼大江為浙西
門戶乞撥常州江陰軍及平江之崑山常熟二縣隸屬
本司庶防秋之際長江一帶號令歸一可以固守從之
丁酉尚書右僕射張浚提舉詳定一司勅令參知政事
沈與求同提舉初置提舉官也　左中大夫知潭州充荆
湖南路安撫使席益為端明殿學士荆湖南路制置大
使兼知潭州益既以罪黜至是岳飛為荆湖制置使中

書乃言湖南見屯大軍全賴帥臣協濟理宜增重事權故有是命　中書舍人胡寅言設官分職凡以為民此治世之道士大夫之守也兵興以來衣冠轉徙失所者衆於是開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闕廣宫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恵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責籍則乞敘雪已得敘雪則乞祠禄已得祠禄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得近闕則乞見闕已在見任則乞超擢攀縁進取肩摩輦下

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人以私計不便為言豈有體國在公之念曲徇其意則闕少員多勢難均及漠然弗顧則造為譏謡有害政道伏見舊法已有差遣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清仕路存綱紀也伏望明詔宰執舉行成憲有馳騖不悛者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從之寅又言近來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伏望申命外制之臣以飾情相悦含怒相訾為戒褒嘉貶黜務合至公

詞貴簡嚴體歸典重詔以付中書後省
戊戌殿中侍御史張絢言伏見今年正月指揮應沿江
諸帥捍禦戰敵金人大軍立到奇功及統制官等内有
未曾給到料錢文歷之人並令戶部特行出給令後因
戰敵金人立到奇功人亦依此然比來諸軍保明到奇
功之人止是開姓列名不曾詳具立功之狀雖朝廷依
所申出給文歷往往輿議不平多謂冐濫甚非陛下激
勸戰士之本意謂宜依倣古制凡將士立功有卓然奇

偉者並令逐軍着實申奏朝廷指其出戰之處叙其鬪
捷之功所獲俘馘之數實有多寡所獲器甲鎧仗實有
幾何大小輕重纖悉圖狀先經聖覽即下有司或差密
院檢詳或委檢正都司各令親加參考而吏輩勿預其
事差別高下等第優劣核其尤異者具名申於三省取
旨付之戶部然後出給文歷以寵其勞則賞當其功人
人知所激勸矣臣取會太府寺給過奇功文歷除劉光
世下靳賽等七人岳飛下徐慶等二十一人係已給歷

外見有光世下再保明到劉琪等六十三人張俊下保明到張宏等四十人見到本寺出歴未曾給付欲望俯采臣言立為定制仍將光世俊見出歴人未得放行乞自日下便令逐軍子細着實開坐所立之功申上朝廷以俟參驗明白一併出給庶幾有功者益知所勸惰怯者自知激昂人皆務立竒功則敵人雖强不足畏矣疏奏詔三省委都司檢正樞密院委檢詳如絢請　左朝散郎主管華州雲臺觀王𤩽充川陜宣撫使司計議軍

事用吳玠請也是日岳飛至鼎州之城外置寨列艦飛
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先遣潭州兵馬鈐轄楊華入
賊招安華本降時為賊魁以寛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
結楊太黨謀殺太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深冬賊益懼
己亥貴州防禦使瑗為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制畧
曰眷求屬籍早毓宸闈迨茲就傅之初式舉出封之典
學士孫近所草也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兼侍講范冲充
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

翊善起居郎兼侍講朱震兼資善堂贊讀仍賜震五品服初上面諭鼎以二人除命鼎以冲親嫌為懇上不從鼎退不復批旨孟庾沈與求奏其事遂親筆付出制曰朕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於一身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宫中兹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冲德行文學為時正人乃祖發議嘉祐之初乃父納忠元祐之末敷求是似尚有典型頋資善之方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朕方

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力敵

自朕志宜即安之時張浚在潭州聞建國公當就傅亦薦冲震可備訓導朝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或謂浚繇此與鼎始有隙趙鼎事實云一日上語鼎曰欲令貴州防禦使出閤選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學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選范冲朱震為翊善朝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臺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如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為今日資善之用可謂得人矣然是時建資善及命官與出閤之日適張浚在外故憸人得以間之始見疾矣按浚行狀載上語已云不从當令就學又時政記亦云上嘗語臣鼎浚曰此子天資特異云云則浚無容全不知

但封拜之日後適在軍中亦猶韓琦富弼相失云爾朱勝非閒居錄云鼎以姻家范沖及朱震兼資善為鼎交結近閥恐非其實方疇稽山語錄曰疇嘗問趙鼎曰秦相嘗謂議論公者專以資善堂藉口不知何也鼎曰秦會之陷善類之計也某為張德遠所知同升廊廟所謂相照以心者況當時資善嘗與德遠共議初無異論德遠安得此言哉會之却說鼎云丙辰去國之後德遠以此議論鼎專以建國其實是會之欲以此陷善類却借德遠為辭耳德遠必不如此也疇又問曰不知公當初嘗與張相議論資善堂事本末如何鼎曰某與德遠同秉政時上一日宣諭宗子某入資善堂聽讀卿等可擇一老成士人為翊善某被旨之後退至中書沉思未得其人閒德遠以筆書掌中覆之案上云某已得其人矣公試闇看鼎曰得非范元長乎德遠以掌中元長姓名相示其議遂定明日同進呈乞以范沖充翊善會之不知所從來如此妄意沖是鼎薦入資善堂不出德遠之

意撰造此說蓋欲併中吾二人其用意不淺也按此時浚在行府無緣同進呈疇所記必誤　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楊公恕給真俸以隨龍恩也　詔以盛暑命諸路監司分往所部慮囚前二日進呈行在疎決上問外路如何趙鼎曰臣記每年夏熱時令提刑司催決獄事自渡江後不曾舉行上曰大理等處禁繫無幾當行之諸路令無淹延刑禁庶暑中不致罪人疾病也自是遂為永制

庚子尚書左僕射趙鼎言臣與范冲正係姻家然臣罷

簽書樞密院退歸山間冲始有名命去年春再有旨促冲赴闕亦在臣未還朝之前自此冲每有除命臣必再三陳免冲超除次對適在臣待罪宰相之日冲之文學行誼陛下所知前後除擢雖出聖意然四方萬里安能戶曉必謂臣以天下公器輙私親黨崇觀僥倖之風不可不戒其漸伏望追寑成命優詔不許　知虔州韓昭奏周十隆已就招詔多方撫存仍官其首領昭球從子也

辛丑右司諫趙霈乞自今贓吏委有屈抑方許理雪如

詞理稍涉虛妄重行竄斥詔刑部勘當立法申省

壬寅左從事郎李誼復為樞密院編修官誼初坐漏洩

朝事被斥至是訴其枉故復之事祖在紹興二年十一月

是月詔殿前司軍人與百姓相犯並送大理寺根治此以紹興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刑部狀修入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至九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郭埔

謄録貢生臣劉錫珪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六月癸卯朔趙鼎言資善堂極褊隘恐方暑不便上曰粗令整葺可也朕常以營造為戒居處不敢求安前日孫近乞罷修學士院今雖艱難之際然學士院上漏下濕如此若不畧與修葺非朕待遇儒臣之意

右文殿修撰主管江州太平觀王倫令依舊在外居

住日下出門時上召倫赴行在倫因留不去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倫鴟張大語誕謾無稽朝廷防秋在近為今之計除戰守二策之外並不當問若不棄之於外將恐揺國家一定之議惑將士效死之心利害所繫誠為不輕望令倫依舊在外居住以安羣情故有是命　左朝請大夫尤深知韶州還入見上問深以廣東盜賊多少及今何在深言諸盜頃為韓京所擊或歸湖南或在連州屢乞就招京不許然京以孤軍未能分捕上曰北兵

至南地道路險阻施放弓弩皆不便京不指安未為得策也

甲辰皇伯武經大夫邵武軍兵馬都監令𥓐為華州觀察使安定郡王直秘閣知平江府孫佑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是日洞庭賊楊欽將所部三千人詣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會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飛至潭州出圖示攻討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恐誤防秋之期俟明年再

來討之如何飛請除往來之程限八日破賊請浚曲留以俟之浚然之先是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俊郝最等領兵二萬餘不稟王𤫉號令遂至於敗及飛始至鞭士安以折其氣使為賊餌令曰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先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賊衆殆盡乘其舟以入水寨欽等迎降欽在賊中最悍所至常先諸賊楊太恃以為强飛厚待之賊愈喪氣於是浚承制授欽武畧

大夫熊克小歷載浚欲歸防秋在欽降之後蓋誤今依林泉野記附在其前日歷載浚奏狀有云臣比欲便依聖訓起發恐將士懷疑欲俟六月上旬見得水賊未下即兼程前去行在又云飛約程今月二十五日可到鼎州而欽以六月二日降是見克所書差誤也野記又云飛杖欽等各一百遣還水寨恐未必然今不取

乙巳名新歷曰統元

詔宣州當職官各轉一官以江東提刑司言本州去歲獄囚三百五十五人無疾死者用二月乙卯詔書推恩也時宿松縣因七人死一人縣令坐降一資然行之僅三年而止蓋自趙鼎去位遂不復舉行焉 宿松縣以七月己丑行遣今併書之今年六月丁卯衢州當職官八月戊辰福州左司理

院十一月甲申袁州司理院六年九月丁丑臨安府右司理院七年七月丙寅福州右司理院並轉官六年二月壬戌洋州司理院降一官七年七月丙寅汀州武寧縣展磨勘一年

故太尉种師道加贈少保謚忠憲師道從子閤門宣贊舍人知敘州湘以師道嘗上書入籍請於朝故有是命師道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黨籍种師極前知德順軍坐上書論後法餘官第一百一人後改名師道

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辥恕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新制也

丙午上諭輔臣曰近令諸郡以箭鏃改造甲葉恐再於

民間科數密院只令行下令止於作院打造毋得科擾百姓趙鼎曰陛下恤民如此臣等敢不奉承聖意　尚書祠部員外郎張銖為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左朝奉大夫幹辦諸司審計司辛次膺行尚書駕部員外郎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黄子游貶秩一等先是有詔悉責係官田宅每路委監司一員總其事惟福建路提點刑獄吕聰問篤意奉行餘多茍簡都省言聰問係朝廷專委本職自當悉心措置而子游在諸監司中最為留滯

乃命先降一官令提刑司詰其弛慢之因俟至取旨子游實孫也　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神武中軍前部統領軍馬王滋言祖母孟氏年九十二願納一官為孟氏敘封從之滋陜西人也

丁未罷饒州鑄錢司合行事務權領虔州本司兼管自渡江後泉司所發額錢比舊十虧八九朝議以為兩司責任不專職事因致廢弛乃合為一司後二日以直秘閣韓球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令往措置六月戊辰改命龍

圖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徳安府陳規貶秩二等右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鄭釋之降授右承議郎依銜替人例施行條事理重黄大本既抵罪規等坐前為池州守貳各不按劾並責之而規以守邉故末減先是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面對乞重縣令之選因欲丐一縣令以自效其言曰事有切於治道不可一日非其人而前後沿襲視以為常者監司守令而已至於縣令位輕責重尤為界猥可憐者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

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癃而暗懦殘虐而貪暴者乃始肩而為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輕是選耶陛下憂憫黎元思得良吏以共理天下比降明詔銓量監司郡守以示黜陟雖資考應得才非所長者厚以祠禄終不輕界之其於縣令尤所遴

選且令館職以上各舉所知所以惠顧斯民者可謂至矣然薦章之上今既數月孰當孰否缺然未聞豈所薦者皆不得其實抑將有以處之而臣未之知也人固不易知言固不可盡信盡亦參酌衆言斷以聖意曰某人某人可為監司用某人之薦也某人某人可為守令用某人之薦也少須歲月以觀能否治狀尤著者受進賢之賞廉聲不聞者被繆舉之罰周官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不任之罰其得而辭乎近世

薦舉牽親故之私廹權貴之請鮮有出於公者至其曠敗事在有司乃始以狀首免曰今聞其人改節云爾葢由犯贓同罪其罰太重遂使令典久為虛文且如近日池州貴池縣丞黄大本枉法受賕流配海外若使舉者同罪事亦難行議者欲止於降官或薄罰以愧耻之期在必行不許首免人亦孰肯輕於舉人自貽他日之羞乎況今歲亢旱所及者廣穀米登場民已告饑撫字凋瘵尤在得人臣才力緜薄不敢為其上者願從陛下丏

一縣令往以自效倘能布宣德意少裨聖治他日備陛下使令復未晚爾臣承乏郎曹求為縣令若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為重則重在縣令夫亦何常之有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曰郎官出宰百里有非其人人受其殃蓋非以郎官為重重其出宰百里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郎官出宰百里請自臣始李仲此奏未得其月日當是黃大本已斷之後陳規未降官之前今且附此

右朝請郎知潮州徐渥降一官放罷

先是渥言新守王昇違年不赴留逐吏私役又言前守蔡詞死其子受屬邑夫緡皆乞取勘尚書省勘會渥身為士人薄於風義若不懲戒何以勵俗故有是命

己酉上謂輔臣曰朕以南班宗室請給至薄甚有貧窶者昨日出内帑錢每人賜二百千令宗正丞沈禹卿散給尚有親賢宅近屬已取會人數别行給賜趙鼎等曰今宗室凋零無幾陛下敦睦如此盛德事也　國子監丞王普為太常丞右朝散郎新知萬州馮康國為荆湖

北路轉運判官　是日建國公初出資善堂上命見翊善范冲贊讀朱震皆設拜趙鼎等得旨依故事謁見冲等每因箋奏導國公以仁義之言輒縹軸藏之時一展玩國公常得李公麟所畫孝經圖冲書其後畧曰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萬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靈三綱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心不苟慮必依乎道足不苟動必依於禮行之以不息守之以至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及乎習與性成是謂純孝不然無以

立身矣豈不見夫諸侯車服之美儀物之盛尊榮如此
國公以幼學之年享寵禄之厚盍思所以保富貴之道
乎故冲以諸侯之事為獻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氷周之諸侯其入而居於王所則皆謂之卿士故冲
又欲以卿大夫之事為獻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國公
其勉之

庚戌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王似覺

辛亥趙鼎進呈以旱乞分委侍從官等徧走羣祀祈雨

澤上曰亢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失更宜講求鼎等曰敢不奉詔近日蠲除翎毛箭鏃及官舟運糧等事皆是仰承聖意以寛民力沈與求曰雲漢之詩雖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不廢禱祈之事要之以側身修行為本陛下勤恤民隱如此宜蒙嘉應　忠翊郎閤門祗候張昂特遷從義郎與州鈐轄差遣録其守石額山寨之勞也尋又以其弟鄉貢進士昴為下州文學昴補官在是月丁卯　廢蘄州羅田廣濟二縣並為鎮

壬子起居郎朱震言竊見陛下經營荆楚控制上流已命王彦領兵直入江陵遂與襄陽表裏相應在兵法所謂先發者制人誠得禦侮之上策然一方之民久罹荼毒若不優加綏撫則民未有息肩之期且如峽州四縣兵火之後多用軍功如胥吏攝知縣欄頭補鹽稅榷膚剥髓民無告訴伏望取峽州江陵府荆門公安軍州縣官闕令吏部破格差注或委安撫司别行踏逐可任之人奏辟一次庶使德澤下流民瘼上聞荆湖之人得免

塗炭乃詔四郡官屬並令彦具名奏辟內知通朝廷審量除授其曾充胥吏人毋得舉辟及權攝如違各科違制之罪右承直郎添差衢州西安縣丞賈道特改次等合入官道燕人為劉晏部曲以與靳王鈞甫之勞當循二資吏部言道無依格舉主若候改官了日收使係成虧文故有是命十二月壬寅歸朝官改秩指揮恐緣此事錄故贈承議郎張璠弟琛為英州文學以璠權鄄城縣丞守禦戰歿也癸丑手詔聞諸路久愆雨澤繇朕不德致斯亢旱雖恐

懼修省思所以答譴戒弭天災尚慮州縣違戾詔令重擾吾民致傷和氣除稅租和預買及應副大軍之外應干科敷催驅等事日下並罷仍仰州縣具析所罷名件申尚書省　是日荆湖制置使岳飛破湖賊夏誠飛既降楊欽率統制官牛臯傅選王剛乗勝急攻水寨賊將陳瑫内變刼偽太子鍾子儀舡獲金龍交床與龍鳳簟等詣飛降楊太窮蹙赴水死餘黨劉衡等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惟夏誠寨固守寨三面臨大江背

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親往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木放之上流賊聞罵聲爭擲瓦石擊之草木為瓦石所壓一旦填淤飛長驅入寨遂執誠湖寇悉平黃誠斬太首挾子儀奔都督行府此以林泉野記熊克小歷并岳侯傳參修傳又云楊欽領兵到金橋山遇伏敗降欽獻計曰楊太可擒容欽令人報楊太今任士安敗走又聞後有救兵至吾兄急將士卒速來助欽擒捉士安等以除禍根楊太聞之必自領兵前來多用伏兵截楊太不為難也侯遣牛皋傅選王剛等各領兵伏於道側楊太果自領兵應援皐等伏發太得脫乘身走入水寨侯將兵入寨擒楊太夏誠鍾子儀等並斬

之此所云與諸書不同按日歷太乃其徒所殺誠子儀亦不死傳所云差誤今且附此更俟詳考　中興聖政何俌龜鑑曰竹籤之題卒誤鍾相相既擒矣幺猶相也然而昌寓致討而不能平王瓌招安而不能伏及張浚至醴陵召間諜之因釋其縛而縱之歸使諭寇於是幺之將楊欽降卒有喪膽之嘆岳飛至鼎城取偏裨之慢令者鞭之以折其氣使為賊餌於是幺死而誠擒果應飛來之讖此平楊幺之功烈也呂中大事記嘗謂宣王中興平外侮耳光武中興平內寇耳而高宗欲攘外則內寇轉熾欲除盜則外敵復張而降張遇等殺杜用丁順等則有王淵擊李昱平趙方則有劉光世却丁進則有守臣康允之破戚方則有守臣周杞誅葉儂討李成則有張俊平范汝為平曹成則有韓世忠而楊幺據上流僭號紀年尤為腹心之害岳飛一至八日而應飛來之讖湖寇盡平而內寇始息矣使當時諸盜不作諸臣得以併力中原豈不足以建立事功哉

甲寅詔建國公祿賜比皇子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浚已在外宮觀先是浚與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議令舉軍屯泗上既而世忠退屯楚州且令提舉官董旼入奏事浚遂請祠趙鼎進呈上曰浚必未知此間曲折故有此請昨日朕已降詔諭之矣世忠移屯既畧如初議浚復何疑鼎曰臣等各已作書詳報浚矣董旼亦謂他日有警老小必移歸鎮江則積糧淮南非便浚必具曉此意沈與求曰聞浚與世忠初議屯泗上既而世忠

退屯承楚之間則已與浚初議小異矣若緩急之際老小必須動則儲糧南岸逐旋般運似極穩當上曰朕見眩所請似合宜乃以親筆諭世忠如所奏　尚書左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孟庚參知政事沈與求奏自五月丙子不雨今越四旬叨冐近司輔政無狀致此譴戒伏乞特降威命正臣等之罪早賜黜責詔答曰旱暵逾時甘澤未應乃朕菲德非卿等咎各安厥位無得再請　三省言訪聞淮南每至防秋所屬多以運糧為名或稱備

賊擅拘收官私舟船詔禁止犯者抵罪著此用見趙鼎此月辛亥所奏

寬民力事　左奉議郎新太常博士張九成乞以磨勘一官為父右承事郎仲改五品服從之

乙卯故追復集英殿修撰朱師服再復寶文閣待制師服已見三年八月丙午師服孫右廸功郎秉文言師服任禮部侍郎坐與蘇軾往來入黨籍乞復未責降以前從官職名故有是命已而有以白劄子遺趙鼎者併以師服賀紹聖改元及謫官謝表上之其間有曰首元祐之讁籍二紀

於茲尾神考之從班一人而已黃緣軾轍之度嶺初一承顔先後安李之當塗未嘗通問乃詔復職指揮更不施行已給告身令吏部拘收申省毀抹後旨在十月丙午降授左朝奉大夫郗漸充江東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用張浚奏也　右朝奉大夫李棫追二官棫以建炎冬祀乞任子恩而吏部審量棫以進築隆兗州功賞改官故有是命

丙辰趙鼎等再引咎乞去位上曰旱暵為虐皆由菲德

所致豈可移過大臣然有關政當講求之是乃弭災之道毋庸再請鼎等頓首謝

丁巳給事中陳與義充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與義與趙鼎論事不合故引疾求去　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范冲言伏見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應規矩內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夫之所矜式臣無能髣髴舉以代臣允愜公議詔川陜宣撫

司以禮津遣赴行在惇已見建炎元年八月　惇程頤高第也頤死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尊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於淵聖召至闕將命之官力辭而去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興辟之不能致紹興中避難長安偽帥趙彬以劉豫命玉帛招之惇却幣奔蜀居於涪州上聞其賢故召　故光祿少卿陳適贈右文殿修撰例外官其家一人適亨伯弟也靖康末奉詔割中山地亨伯以大義遣之金挾適去後卒於燕山　初神武中軍有與百

姓競者其徒奪之以去且擊傷邏卒事聞詔統制官楊沂中執付大理治罪言者論陛下禮遇將士無所不至其間統兵者乃有馭下不嚴致兵人犯法無所畏忌重貽聖慮乞依公根勘重置以法其統兵官亦乞嚴示懲戒從之　是日湖賊黄誠以鍾子儀至潭州都督行府湖寇既平得丁壯五六萬人老弱不下十餘萬張浚一以誠信撫之乃更易郡縣姦贓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軍屯荆襄以圖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張浚行狀云湖寇盡

平老弱不下二十萬而日歷云降賊二萬七千户不言人數今且云不下十餘萬庶不失實　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校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已下之數通書俱不答及飛破楊太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悦而俊益忌之浚之初被詔還也上奏言水寨闕食徒衆頗離據飛稱旬日之間可見次第臣欲更依聖訓起發慮賊勢轉熾将士懷疑欲俟六月上旬見得水賊未下即詔飛来潭州訖兼程赴行在許之而賊已

破矣後奏狀以六月十五日丁巳行下即黄誠等到潭州之日

戊午左奉議郎新太常博士張九成為秘書省著作佐郎是日早朝上問輔臣曰近有民自汴京来云張九成投偽齊有此否趙鼎曰九成見居鹽官縣焉有此事必有讒者惑聖聽比探偽齊得九成廷策言蹂踐民田事以此出榜然未知是否昔夏竦嘗誣富弼遣石介投契丹今欲中傷人者便以投豫誣之沈與求曰陛下召用九成則讒者息矣上曰無讒言北来人所傳不審耳然

用之若遲人必謂九成不用於偽齊復還矣遂有是命九成家傳稱宦者譏之云投偽齊上不信今從日歷

詔福建歲貢龍鳳團及京鋌茶並權減半以錫賚既少空費民力故也此未知止是五萬斤內減半為復於全額內蠲減當考

罷潮州歲貢花蕉布

庚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居正降充徽猷閣待制居正既出守復請奉祠而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居正以强暴之姿行凶果之志頃為大臣所薦迨其去位則顯詆之曰其人小子不用吾言故至於此繼

在相位者悅其言而不悟其欺復薦拔之浸與腹心之寄未幾揣事必敗因詭為異論以規後利去國之初不勝怏怏去歲果先收召自以為言得計行喜怒威福盜於一己搢紳畏懼不敢自保大臣旋悟其引用之非出之於外莫不稱快然其凶果犯上無所顧避刻章求去歷詆廷紳自饒易台惟意所欲日者陛下知公論不容特出睿斷改畀祠官然曲加芘覆猶竊寵名使負罪之臣與以禮進退者無異臣竊惑之望下臣章宣布中外

仍將居正褫職以為欺世盜名貪得無禮者之戒故有是命祖信素與趙鼎異論其所謂大臣盖指范宗尹秦檜及鼎也　皇伯華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矼同知大宗正事　詔諸路檢察財用官度支員外郎章傑樞密院編修官霍蠡計議官徐康吕用中並日下囬行在都督府幹辦公事范伯倫令歸行府供職以久旱故也

壬戌左朝散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楊植卒植宜興人元符末上書入黨籍植選人邪下第五十四人

癸亥趙鼎奏甘澤應祈乞御常膳上曰朕累日寢食不安者豈特為國無儲蓄而望歲之心甚切兼恐歲飢民貧起而為盜朝廷不免遣兵討定殘殺人命亦天道之所宜憫也　左朝請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劉倜復秘閣修撰倜初見建炎元年七月　倜既用赦復官又以討論追二秩至是乞復職名後省奏倜服事蔡攸以叨官爵天下共知若使忝華中秘與論譔之職則名儒碩學寓處其間者心將謂何恐非勸懲之道命遂寢

甲子詔省試舉人程文許用古今諸儒之説并自出已意文理優長並為合格令試院榜諭 左從事郎劉昉特改左宣教郎昉潮陽人以薦對改秩遂除宗正丞權吏部侍郎張致遠以母老乞歸南劍州迎侍詔予告半月

乙丑張浚奏洞庭湖盜賊見已盡靜上手書賜浚曰覽奏知湖寇已平非卿孜孜為國不憚勤勞誰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中外懽賀萬口一詞以謂上流既定則川

陜荆襄形勢連接事力增倍夫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
乎浚奏知舒州武糾知復州韓適招輯流亡經理郡事
備見有方已各轉一官今再任又奏左從事郎知信州
弋陽縣魏安行治狀顯著遂授左宣教郎安行鄱陽人
也
丙寅詔故觀文殿學士鄧洵仁已降贈官推恩指揮更
不施行洵仁雙流人綰子也事上皇為尚書右丞至是
其子巖猷閣待制襄有請詔贈金紫光禄大夫推致仕

遺表恩如故事五月辛丑降旨中書舍人劉大中言熙寧之初王安石假周官理財之說變亂祖宗法度恣為聚斂民始不堪是時居風憲之地盡擊去言新法不便之人助成安石之勢者鄧綰也紹聖之初章惇蔡卞用事輔之以蔡京遂以傾搖廢立之意上誣宣仁肆意形迹至於元祐臣僚竄殛無遺是時遊章蔡之門受知最深至於元符末密啓姦謀助成紹述之說者鄧洵仁也洵仁洵武乃綰之子今日之禍起於安石發於惇卞而成於京

綰之父子實有力焉且洵仁洵武在政和宣和之間相繼執政專以佞諛保固寵禄盜取官爵莫知愧耻而洵仁暮年又與内侍鄧文誥通家往来謂同譜系洵仁之子襄洵武之子雍口尚乳臭已登侍從一門僥倖搢紳所羞得死牖下已為幸免今乃敢援平時褒典求贈官及致仕遺表恩澤不知太上皇帝今在何地而欺㡣太上之人乃陛下之世讎也雖未削奪官爵斵棺戮尸以正其罪而欲追寵其身施恩其子孫天下謂陛下何臣

昧死契勘自崇寧以来蔡京當國王黼繼之四維不張
小雅盡廢三十年間魯為侍從官已上未有不因阿附
大臣交結權貴而得之者容身誤國罪則有之有何勞
能更加襃録除前降洵仁贈官恩澤指揮已賜追寢外
仍乞處分有司自崇寧已後宣和以前侍從官以上如
洵仁輩乞贈典及恩澤者一切報罷更不須以其姓名
凂瀆聖聽庶幾有以勸天下之忠為亂臣賊子之戒自
靖康初追復元祐諸臣官職後亦稍稍擢任其子孫然

議論不一是非混淆趙鼎夙有此志以身任之因大中
繳洵仁詞頭遂歷言熈豐紹聖崇觀政事人才善惡利
害本末甚備上嘉納命榜之朝堂　詔州縣毋得催理
民間積欠租税如有違犯及監司失於按舉並取旨重
行竄責　修武郎閤門祗候樞密院準備將領王林卒
都督府言其有捕斬劉忠之勞一子孝忠尚幼詔以孝
忠為承信郎給其禄俟年及㕘選日止
丁卯右朝議大夫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陸寘落職

寘初以年勞進秩而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寘貪贓狼籍毒被東南宣和間諂事中貴王通及朱勔為其僕厮以竊名位制曰朕以禮義俟君子刑罰威小人如爾奴隸自居又何責焉然玷官職之高榮煩言章而論列醜慝昭著典憲未伸則姦貪肆然自謂幸免矣褫直中秘尚為寛恩往慎厥終庶逃大譴可落直秘閣　詔沿湖人户紹興三年以後未納租税雜錢之類並閣三年

戊辰命翰林學士孫近知貢舉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

劉大中同知貢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祉殿中侍御史張絢等六人為參詳官秘書省正字李彌正等二十二人為點檢試卷官太常少卿陳桷為別試所考試官司勳員外郎林季仲等四人為點檢試卷官自後率如此例是日禮部侍郎唐煇入見奏舉人已至行在習詩賦者一千五百餘人經義者一千餘人上曰他時習詩賦者當益多然經義亦不可廢元祐皆兼習

詔諸路監司州縣非奉朝旨假作軍須名色之類科須

者並罷州縣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臺覺察如或隱蔽並重寘典憲用中書門下奏也　左朝散大夫趙伯瑜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伯瑜提舉江西茶鹽以劉大中薦得召見時新命韓球為提點官未上遂罷球而用伯瑜（球之罷雖云避郡守韓昭親嫌恐別有故當考）　秘書丞環中知臨江軍中嘗進春秋年表上以賜輔臣沈與求奏不知誰詮次恐不當先魯而後周甚非春秋尊王之意上曰俟更令朱震校勘（與求以五月己亥奏白）至是輔臣進呈上曰中荒陋

一至於此士大夫著述訛舛容有之此不足罪中爲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可寘之三館

已巳罷福建諸州係籍槍仗手福建槍仗手者自熈寧間始有之迄是五十餘年論者言其呼集擾民乞蠲放帥臣張守以爲便遂施行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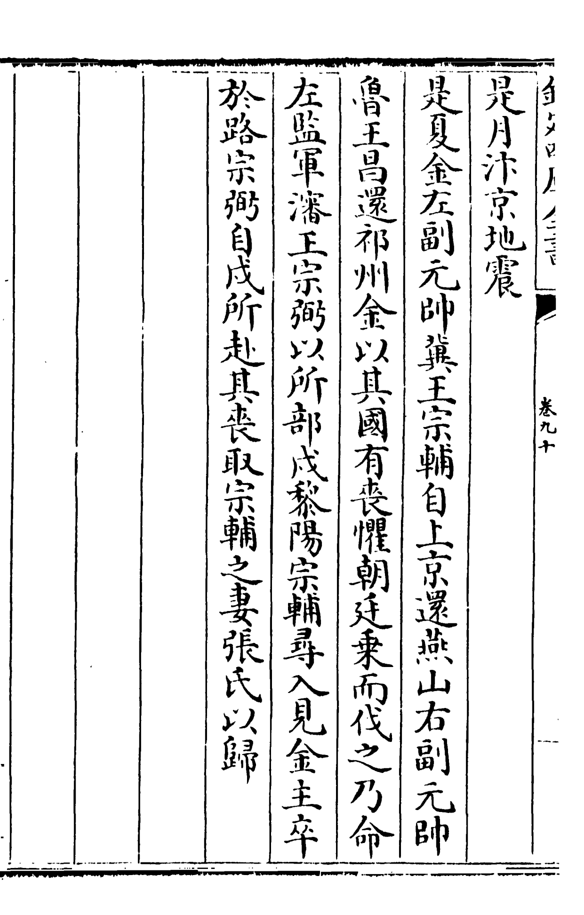
庚午大理丞路彬兼權少卿以詳議闕官故也　右從政郎權鄂州江夏縣呂大周特改合入官時湖北提刑司奏大周未到任前縣户二千七百五十三任内招復

增户二千八百七吏部言增及九分已上故優賞之仍照餘路視此　忠訓郎李温請納一官為其母馮氏依故父官品封叙詔封令人温庠子也

辛未皇叔蘄州防禦使士珸為泉州觀察使上之即位也士珸治兵洛州未及覃轉至是始遷左承議郎直寳文閣知婺州周綱特遷一官綱紹興初為廣東轉運判官奉詔以本司錢市米十五萬斛自海道至閩中復募容舟赴行在故遷之左承議郎知潭州湘陰縣吳楫特

遷二官通判鼎州都督行府以樵接納水寨首領有勞闕賞功房而有是命七年二月戊申樵又自左朝奉郎用折彥質奏轉一官疑此兩官之命又中格也當求他書參考

尚書省言訪聞四川州縣官以朝廷在遠並緣軍興貪墨狼籍按察官坐視不省致贓吏得以自肆久為民患契勘黄大本於淙莫憲章已行斷配宜檢坐已斷并行遣池州知通令宣撫司鏤榜諸州縣自今官員犯入已贓許人越訴如監司州郡阿庇不即案治令宣撫司劾奏重置典憲



是月汴京地震

是夏金左副元帥蒹王宗輔自上京還燕山右副元帥魯王昌還祁州金以其國有喪懼朝廷乘而伐之乃命左監軍瀋王宗弼以所部戍黎陽宗輔尋入見金主卒於路宗弼自戍所赴其喪取宗輔之妻張氏以歸